



耸入云天的地方

SONGRUYUNTIANDE DIFANG

李福根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耸入云天的地方

SONGRUYUNTIANDEDEDIFANG

李福根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耸入云天的地方/李福根著.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215 - 07276 - 3

I. ①耸…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1947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36)

新华书店经销 中方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6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16.75

字数 250 千字 印数 1 - 4000 册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80 元



六月的清晨，霞光刚刚染红东方的天际，一辆军用吉普车驶出 WIN 团营区大门，吉普车后，四辆搭着草绿色帆布篷的军用卡车鱼贯而出。车队驶出喀什，驶过叶城，向着莽莽苍苍的喀喇昆仑山急进。沙土路上，扬起一股如烟似雾的淡淡黄尘。第一辆卡车上，时而发出男男女女的说笑声，时而传出悠扬的歌声。

歌声吸引了道路旁骑毛驴、赶驴车的维吾尔族老乡，“解放军！”“上山的解放军！”他们大声呼喊，不停地招手致意。

车队从叶城开始，朝西南方向驶向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公路——新藏公路。这条公路北连新疆，南接西藏普兰；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冈底斯山、喜马拉雅山横亘天际云端，在耸入云天的万山之间，新藏路如同一条生命的纽带，逶迤蜿蜒，倔强地向前延伸。进入这片“生命禁区”，边防部队的战士们称为“上山”。久而久之，连叶城南部靠近喀喇昆仑山的维族老乡也懂得了这个专用名词的含义。

车过柯克亚，人烟渐渐稀少，不多时，便赫然闯进喀喇昆仑山口。吉普车上坐着 WIN 团团长鲁万有、南疆军区医院派出的医疗队队长钱山、军区文工团两位副团长老徐和陈小妹。虽然车内的其他几个人不停地轻声说点什么，鲁万有却很少说话。吉普车在库地石峡中左绕右拐，接着便螺旋攀登，引擎发出声嘶力竭的轰鸣，拼命和大山角力。汽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上车地达坂的峰顶，鲁万有向车窗外望去，天，蔚蓝而高远；山，裸露着褐黄色的巍峨身躯；地，遍布石头和沙砾。他心里说，喀喇昆仑山真是太严酷了！

山连山，峰连峰。麻扎达坂、黑恰达坂——车队到达了界山达坂。鲁万有心里清楚，在犬牙交错的群山中，已驶入莽莽昆仑山了。这座达坂高达 6700 多米，是昆仑山的一大高峰，过了界山就进入藏北高原了。车窗外，山峰横空出世，峰峦



叠嶂，一片银色的世界。在这里，群山逞强斗勇无限扩张了人的视野，冰雪居高临下极力夸大着白色的永恒。

车过阿里专署所在地狮泉河，驶入一条简易公路，鲁万有心里计算，虽然七天时间赶了八天的路程，可到此次长途跋涉的目的地巴托哨卡仍需两天时间，他心里不由焦急起来。从去年10月底到现在，七个多月没有给巴托哨卡送过一次物资，送过一次战士们家信，大雪一封山，巴托便和团部隔绝了。这会儿，战士们的身体怎么样？思想情绪怎么样？他急不可耐地想得到答案。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巴托建卡时，他就对三连的官兵牵肠挂肚了。那会儿，巴托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是藏羚羊的天堂，野牦牛的栖息地，野兔子的家园，雪豹作威作福的地方。一声令下。老老连长鲁万有便和老连长带领一群铁血男儿，硬是在这方圆一万多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内建起了巴托哨卡。此前他时任营长一年多时间，在海拔4500多米的高原上建哨，实属这支部队第一次。一个连队投放远离大本营近两千公里，还是这支部队的第一次。十多座海拔高达五六千米的冰达坂，一年冬、春、秋三季冰雪覆盖，阻断蜿蜒在冰峰、峡谷、戈壁、草原之间的道路，哨卡与世隔绝，通讯只能靠无线电台，吃、穿、用一应物品只有靠夏季路通后短短的四个多月储备，在这样的“世界屋脊”上工作、生活，对于这支部队的一个连队，仍然是第一次。诸多的第一次，使鲁万有于心不安，主动请缨随三连远赴巴托建卡。如今一晃十多个春秋过去了，巴托的官兵离去了一茬又一茬儿，但每年山一通、路一开，鲁万有无论当营长还是当团长，总是抽出时间，带着车队来一次巴托，给战士们送上物资和精神食粮。想着每年和三连战士们的一次见面情景，鲁万有便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一声声呼喊，一张张笑脸，一双双热切的目光，饱含着深深的期盼。盼望的却是那些基本的、必需的、应该得到的东西。想起这些，鲁万有心里隐隐作痛，巴不得给汽车插上翅膀，一下子飞到巴托。

难挨的两天时间总算过去了，巴托哨卡出现在眼前。

听到汽车的喇叭声，巴托哨卡立即沸腾起来。

“团长来了！”

“团长！”

“团长！”



三连官兵此时此刻对鲁万有的欢迎和兴奋的心情,无疑地达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鲁万有还没有拉开吉普车门,一班长郭双喜第一个扑上来。“团长!你可想死俺啦!”说着,他双手紧紧攥着鲁万有的一只手,硬是把他拽下车。

“你这个喜子。”鲁万有简直应接不暇,“多吉、王虎、刘大刚……”他嘴里喊着,双手不停地拍着他们的肩膀。

“郝大年。”鲁万有摆摆手,向包围圈外一挥手。

“到!”连长郝大年双手分开人群挤到鲁万有面前敬了个礼,一个劲咧着嘴笑。

“我给你介绍个搭档,三连新任指导员马前进。”鲁万有指着那个中等身材,圆脸膛上带着高原红的人说。

马前进紧走两步迎上去一个敬礼,“连长辛苦,连长辛苦啦!”两双手有力地握到一起。

“看看,看看,他们都来了。”鲁万有的大手划了个弧线,“军区文工团的、军区医院的,别晾了他们呀。”

自不必说,实际上,三连的战士们早已瞄上了这群男女官兵们。郝大年一声招呼,拿背包的拿背包,提乐器的提乐器、抬医疗器械的抬器械,相互簇拥着把文艺、医疗官兵送进五间偌大的会议、娱乐室。

转眼间已到黄昏时分。高原的傍晚,橘黄色的太阳从白皑皑的雪山背后露着半张脸,橙色的光芒把雪山顶照得银光四射。那四射的光芒投到一块块形状各异的羊绒样的白云上,白云镶上了金边,金边滴出的金水渗进云朵中,块块云彩白中透黄,黄中透红,在碧蓝色的天空中,犹如海洋深处游走的各种精灵。阵阵带着寒意的劲风吹过,芨芨草、骆驼刺晃动身姿,奏出“瑟瑟瑟瑟”的天籁之音。高高低低各种野草俯首弯腰满含生动的表情,和三连心花怒放的战士们一起,欢迎鲁万有和他带来的一群客人。

在这群客人中,文工团员们是最活跃的。领队老徐招呼十来个人到伙房帮厨,副领队陈小妹带着一伙儿人在军营的院子中央摆开架子鼓和扬琴,一阵吹吹打打过后,两个团员表演起《逛新城》,一个团员唱起了《北京的金山上》。接着,陈小妹亮起歌喉,引吭高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一曲唱罢,挤在院内的



耸入云天的地方

战士们又是鼓掌又是高喊：“再唱一遍！”“再唱一遍！！”

一遍又一遍，战士们总也听不够。三个文工团员轮番唱完这首歌，陈小妹再次唱了起来：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安家。

……

雪山顶上要发芽……

曲调未尽，陈小妹的泪水已从眼眶里涌了出来。她了解像巴托这样的边防哨卡，了解一群群这样的军人，他们所吃的苦，他们忍受的寂寞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每次到边防哨卡演出，她总是当仁不让，抢着参加，只有这样她那颗身为文艺战士的心灵，才会得到慰藉。也许由于百感交集，陈小妹突然眼前一黑，一下子瘫倒在地。

院子里一阵惊呼。南疆军区医院领队钱山队长拉开屋门看到这情景，大声喊着：“快扶过来吸氧。”

院子里，文工团员们的演出仍在继续。伙房内，蒸馒头的压力锅嗤嗤地放着热气，煮大块羊肉的高压锅已掀开锅盖，老徐探着脑袋查看肉的成色。在这海拔4500多米的高原上，水不到70°就开了锅，煮饭、蒸馒头不用压力锅准是夹生的，更不用说煮肉了。

炊事班班长王虎忙忙碌碌地和文工团员们洗菜，两眼看着红红绿绿的西红柿、辣椒、黄瓜，两片厚嘴唇笑得合不到一起。他已有7个多月没见过这些宝贝菜了。有好几次，他在梦中看到西红柿，连忙伸手拿到鼻子底下闻，猛地醒来，厚嘴唇仍不停地咂摸着那特别的香味。每年一到大雪封山阻断交通，拉上山耐放的大白菜、土豆成了餐桌上的当家菜肴，尽管这样，也只能维持三四个月，其余时间只能靠少量的蔬菜罐头和羊肉充当菜肴。由于缺乏维生素，手指甲裂开道道血口，那手指一见凉水、热水，针扎的一样疼痛。这会儿看着这红红绿绿的色彩，生机勃勃的颜色，王虎禁不住自言自语：“凉拌、凉拌。”

“啥？”老徐不解地看着王虎。

“这么好的东西，咋也不能把营养糟蹋了。”王虎认真地说，“西红柿、辣椒、黄



瓜,一律凉拌。”

老徐自然有他的想法。他正盘算着把这些东西怎么给边防战士们做出可口的饭菜,王虎这么一说,他若有所思,恍然大悟道:“好,凉拌。”

一阵吃饭号声响过,边防战士们鱼贯而入进了餐厅,面对一盆盆大块羊肉和西红柿们,百分之百地选择那诱人的颜色。耳闻欢声笑语,看着满心欢喜的战士们,鲁万有黎黑的四方脸上挂满了笑容。“不错,不错。谁的主意?”

“还有谁呀,王班长。”老徐一手端着盛一大块羊肉的碗,一手拿着馒头走过来。“鲁团长,高原太需要这些菜了。”

鲁万有只是点点头。他拿起勺子舀了块大块羊肉放进碗里,又随手拿了个馒头,坐在餐桌一角的凳子上,把馒头放进嘴角,嘴角翕了翕,两眼依次扫过吃得津津有味的战士们,悄无声息地端着碗走出餐厅。

餐厅里战士们狼吞虎咽,厨房内王虎也在忙碌着。高压锅下着面条,炒菜锅正炒着肉丝炒青椒,切菜板上堆着已切好的西红柿,旁边碗里盛满一碗打好的鸡蛋。捞面条外加西红柿鸡蛋汤,在巴托哨卡,这种病号饭的规格够高了。这是郝大年特意安排给陈小妹和几个有高原反应的文工团员和医疗队员准备的。

这几个人并没吃病号饭。陈小妹一手拿着馒头,一手端着碗,碗里盛着半碗羊肉汤,她呷了一小口汤,看着正吃得津津有味的战士们,凑近一个个桌旁问:“谁的衣服、被子需要缝补?谁……”三班长刘大刚笑嘻嘻地接过话茬,“袜子补不补?”

“补哇。”陈小妹认真地点点头。

“没有洗的臭袜子呢?”餐厅内一阵哄堂大笑。

陈小妹走出餐厅,沿走廊来到女兵的临时宿舍,宿舍内生着煤火炉,有窗子的墙边放着一张长条桌,另一面靠墙支起四块铺板,每块铺板都是独立的“单人床”,侧着身子沿“床”沿可坐到铺上。房内虽然很拥挤,看得出,这是哨卡的官兵们精心布置的。文工团的四名女团员便住在这间房内,铺板上,已铺上她们自带的铺盖。陈小妹刚才吸了一会氧,缓过神来便坚持离开卫生室,这会儿觉得脑袋生痛发涨,四肢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力气。她看看碗里的羊肉汤,强咽了一口,差点喷了出来,赶紧把碗放到长条桌上,转身把馒头烤在煤火炉上。



宿舍门轻轻地响了两下，马前进一手端着大半碗面条，一手端着放有两个西红柿的盘子走了进来。“高原反应挺严重吧？少唱两支歌，一定要坚持吃点东西。”

“刚上山就当起主人啦。”陈小妹勉强笑了笑。

“开啥玩笑。”马前进说，“趁热把面条吃了。”

陈小妹没说话，两眼看着盘子里的西红柿。

马前进了解文工团的规定，解释说：“西红柿是连里分给我的，吃吧。”

“那我可不客气了。”陈小妹拿起西红柿咬了一口。

“跟我还用得着客气嘛？”

“你是谁呀？”陈小妹看了马前进一眼，“面条端走，吃你的饭去吧。”

吃过两个西红柿，陈小妹觉得四肢似乎有了些力气。晚饭后她和一个文工团员果真出现在三班的宿舍。“刘班长，袜子拿来吧。”

宿舍内突然出现两朵花，战士们的前面为之一亮。刘大刚一边给二位让座，一边拿出下午刚分到的两个西红柿请她俩吃。战士们见状，倒水的倒水，拿方块糖的拿方块糖，争抢着说：“陈队长，喝水。”“吃糖，吃糖。”

陈小妹知道，西红柿之类的果蔬只有等到每年山路开通后战士们才能分上几次，几次加起来也就十多个。战士们想吃了拿出来闻闻诱人的香味，只有等到执行任务才被分别派上用场。方块糖也只是逢年过节和生病时才会得到的美味。这东西哪敢轻易去碰。殊不知，对那些到边防哨卡的文工团员，团里明确规定：一律不准吃时鲜蔬菜和水果。身为文工团领导，她哪能坏了这个规矩。陈晓妹端起装水的墨绿色瓷缸又随手放下，“俺俩是来帮你们缝衣服的。”她扑闪两下大眼睛上的长睫毛，微笑着冲刘大刚问：“袜子呢？”

战士们又是一阵开怀大笑。刘大刚嘻嘻笑着说：“随口说说，你还当真啦。”

陈小妹不解地摸了一下粗粗的短辫梢，长睫毛连着扑闪了两下，说：“这还有开玩笑的。”

“告诉你吧，”刘大刚收敛了笑容。“这叫啥、啥，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何况又有半年多没见面呢。”

原来，自从去年二排长孙万江提拔为副指导员不久，就在连里开展了一个粗



手拿细针的活动。一班藏族战士多吉的裤子被骆驼刺划破了两个口子，细心的孙万江发现，多吉的裤子明明有两道裂缝，走路时那抖动的裤子却不张口。奇了怪了。晚上吹熄灯号前，孙万江来到一班宿舍。见副指导员进门，正在床铺上脱衣服的一班长郭双喜又伸手拿起棉袄。“副指导员，有事？”

“啥子事嘛。”孙万江一副笑模悠悠的样子，故意说着家乡四川绵阳话，“我看看熄灯号吹响前哪个先脱衣服啦。”

不知是谁先发出笑声，引得大家笑声一片。

孙万江若无其事地摸摸这个的床铺，又看看那个的衣服，走到多吉的床铺前，拿起裤子快速翻了过来。“好家伙，胶布贴的，几天换一次胶布？”孙万江问，“谁的主意？”

众人面面相觑。翌日吃过午饭，连长郝大年吹响集合号。列队完毕，他让大家席地而坐，正在战士们摸不着头脑时，他说：“多吉，脱罩裤。”说着话，他已走到多吉面前伸出右手。多吉脱下裤子递了过来，郝大年随手撕掉开口处的胶布，把裤子递给孙万江。“很多人不会补衣服，这不怪同志们，是我这个连长头没带好。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用粗手拿细针，开展缝补衣服被子活动，以后的班务会、排务会，把这个活动作为一项内容。不会拿针的请会的当师傅，发扬传帮带的传统。今天请孙副指导员带头做示范。”说话的工夫，孙万江穿针引线，一会儿，两条划开的口子便缝好了。他哗哗地抖抖裤子，顺手递到多吉手里。

粗手拿细针活动果真行之有效，短短两个多月工夫，战士们拿钢枪的手果然都灵活地拿起了针。刘大刚一口气讲完这些，脸上的笑容透出了几分骄傲。

“还有这事啊。”陈小妹的脸上笑开了花，长睫毛不停地上下舞动着，大眼睛扫过墙角一直坐在床铺上看信的战士，用手一指道：“刘班长，咋不介绍一下呢。”刘大刚大声说：“何玉，陈队长要问你话呢。”

叫何玉的战士脱口说道：“何玉，乌鲁木齐市人，20岁，入伍一年零六个月。”说着话，何玉的眼睛并没有离开信纸。他心里暗暗责怪班长，没见过女人？没事找事。不好好看信，现在哪有闲磨牙的时间。

陈小妹并未察觉出这个城市兵的冷淡，微笑着来到何玉身边，“那么多信，有好几十封吧？”



“33 封。”何玉抬眼一看，心中微微一颤，眼前这个人的笑容，咋会似曾相识呢？

“都是今天鲁团长他们带上来的？”

“当然。”何玉两道修长的眉毛扬了扬，瓜子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六七个月没有看到信了，不怕您笑话，盼信都盼得眼发直了。”

“都收到不少信吧？”陈小妹转身问郭双喜。

“可不，少的也收到十多封。”

陈小妹意识到，既然没有要做的事，何不让他们趁早看家信呢。家书抵万金啊，对家庭、家乡这半年多发生的事情，他们一定太渴望了解了。她向同来的文工团员使了个眼色，边走边说：“打扰了，打扰了，明天见。”

战士们确实都在如饥似渴地看着家信。一班宿舍静悄悄的，间或发出翻动信纸的声音。一班长郭双喜已把 19 封来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把信依次摆好，看来准备看第二遍了。每封信都是哥哥写的，说是哥哥，其实只比双喜早出生半个多小时。

这对双胞胎老大叫大喜，老二自然叫双喜了。50 年代初甘肃武威的小山村两个男娃呱呱坠地，一家人自然乐得合不拢嘴，但双喜妈还没坐完月子，麻烦事就一桩接一桩地来了。不要说多少天见不到荤腥，就是小米汤也难得喝上一顿，一日三餐只能靠洋芋蛋填肚子还填不饱，奶水越来越少，饿得大喜、双喜常常哇哇啼哭。小孙子哭，当奶奶的愁，为省点粮食换食物奶孩子，老人忍饥挨饿地过日子，本来就羸弱的身体更加弱不禁风，没过多久就一病不起了。兄弟俩从小过惯了苦日子，从来不说苦滋味。可哥哥大喜这大半年的来信，字里行间咋有那么多处道出苦了呢？

哥在信中说：咱农村人不怕苦，就怕人有病，俺有病自己扛着，特怕老人有病。你 8 月份（去年 8 月）寄来的 30 块钱，妈住院看心脏病还差十几块，卖了一只羊，又凑了一点儿，够妈住院了……

郭双喜叹了一口气，挑出第五封信，信上说：你 10 月份寄来的 30 块钱，俺是 12 月收到的。本想给妈和爹一人做件棉衣，可妈又住院了。花了这些钱，又卖了两只羊。羊全卖完了，还了妈住院的钱。妈身体实在太弱了，特怕冷，咱妹拆了她



的棉袄给妈的破袄缝补了一遍,妈过冬有厚袄了,可苦了咱妹,冻得受不了,用铺床的棉花套缝了个半截袖的袄穿。

熄灯号吹响了,宿舍里熄了灯,郭双喜想着家里发生的事,心里像塞了一条马尾巴,乱糟糟的没有一丝睡意。听着战友们高高低低的鼾睡声,他拧亮枕头边的手电筒,轻手轻脚地翻出第七封信。信上说:再有一个多月就过年啦,咱家里来了两个解放军,说是到跟咱搭界的邻县接兵的。有个高个子四方脸的人,还有一个30多岁圆脸膛的人。俺问他名字,他说他叫马前进。俺问那高个子叫啥名字,他不说。那圆脸膛喊他团长。他俩送来一袋小米,有50斤重,那团长还给咱爹20块钱。他们说跟你是一个团的,团长是个大干部吧,硬是走了30里山路来咱家。咱爹说,你当兵虽快4年了,能回来看看就回一趟,回不来要好好干,边防苦,要的就是咱们能吃苦的人,你可一定要记住爹的话呀。

一股热血涌上郭双喜的心头,他再也躺不住了,蹑手蹑脚地下了床铺,随手穿上棉衣棉裤,蹬上毛头鞋,掂着脚尖走到门口。门拉开了一道缝,一阵寒风迎面扑来,他禁不住打了个寒战,一闪身来到门外。

虽然是6月底的天气,可阵阵寒风仍搅得高原的夜冷飕飕的。好在天上挂着半个月亮,但月亮的脸也冻得煞白,那煞白的光投在地上,本该色彩分明的营房、旷野,显得白不咧咧了无生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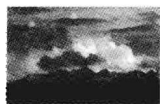
“口令!”

“多吉呀,是我。”郭双喜没有回答口令,他迎着班里的这个藏族战士走过去问,“不是小杨的第一班岗吗?”

“换了,班长。”说着话郭双喜已来到多吉近前,“为啥不穿大衣?”郭双喜又一看,“穿球鞋不怕冻脚?”

“咋会冻脚呀。”

“真是个火娃。”郭双喜嘀咕一句,向鲁万有住的宿舍走去。



二

天不亮郝大年就起了床。今天是巴托哨卡开心喜庆的日子，文工团员们要进行演出，医疗队员们要开展体检、坐诊。这可不是只对三连官兵的，方圆三四百里夏牧场的藏族同胞除留下放牧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骑着马从四面八方拥向三连驻地，看节目、做体检、寻医药，返回时每家每户连里还赠送一饼砖茶和一包方块糖。为了搞好和同胞们的联欢，得到文工团、医疗队和运送物资的车队开山通路后到巴托的准确消息，三连官兵提前五六天便分成七八个小组通知远远近近的藏胞们。这样的大联欢最少要持续两天，身为连长的郝大年自然不能懈怠。他点亮蜡烛，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联欢方案，一页页认真地翻看着。

“咚咚咚”几声敲门声，随着一声“进来”，副指导员孙万江已出现在郝大年面前。“连长，准备工作都做完了，是不是再到各处检查一下？”

“应该。”郝大年站起身，和孙万江一前一后出了门，迎面碰上了马前进。

“连长，孙副指导员，该给我分配任务了吧。”

郝大年笑笑，“这两天最热闹、事多，咱们一块走走看看吧。”

炊事班是几个连队干部查看的第一站，伙房后边的空地上，一溜垒起四个灶，两个灶蒸米饭、馒头，一个灶炖肉，一个灶炒菜。这两天的阵势，单靠炊事班的几个人显然忙不过来了，从各班抽调了十来个帮厨的人。在王虎的指派下，洗菜的、淘米的、剁肉的、清理碗筷的，一个个忙而有序，井井有条。王虎和一个战士抬着高压锅，把一锅压煮好的羊肉倒进空地的一口大锅内，转身欲进伙房。郝大年喊住他，“王虎，准备得咋样？”

王虎咧开的嘴里“呼呼”地喘着粗气。“放心吧，没问题。”

“羊肉够不够？”



“60 多只咋会不够呢。”

三连养有 400 多只羊，每年都分两次集中宰杀，一是入冬前宰它 100 多只，再就是开山后的联欢会前杀它几十只。在海拔 4500 多米的高原上，如果有新鲜蔬菜吃，战士们是不大愿意吃大块羊肉的，但到了山封路断的漫长冬季，为保存体能完成各项执勤任务，午餐要是不吃点羊肉，便没有什么选择了。

走过伙房，郝大年他们来到接待组。一班长郭双喜，十三班长胡伟强和战士们正把一箱箱砖茶和方块糖分类垛好，以便分发时节省时间不至于手脚忙乱。

“郝连长，早上好啊。”郝大年寻声望去，文工团领队老徐站在院子里笑着冲他们打招呼。

“早上好，徐队长，演出准备好了吗？需要帮啥忙尽管吩咐。”

老徐一指院门外操场上用土堆砌起的舞台，“看看，多少人帮忙。”说罢，他和一个文工团员抬起架子鼓向院外走去。马前进和孙万江紧走几步，硬是从文工团员和老徐手里抢过架子鼓。

舞台四周，偌大的操场上，正在聚集从各个放牧点骑着马赶来的牧民。男男女女和孩子们都穿着羊皮袍子，装束却有很大差别。男人那光板羊皮袄的前襟、袖口，红绿彩线缝制出“狗鼻子”一样的图案，脚上穿着原色毛线编出的长筒靴，宽宽的腰带上，挂着镡花和镶嵌着红绿宝石的腰刀，太阳光一照，五光十色。女人们有戴颜色鲜艳的花瓣皮帽的，有戴着弓形珠冠的，珠冠上镶嵌的珊瑚、松石和玛瑙，阳光下简直让人眼花缭乱。女人穿在身上的皮袍，镶着红、绿、蓝、褐、黑五色彩条，规整而又富有变化。从服饰上看，这是一个爱美、求美的民族。他们穿着节日盛装，分明是把军民联欢和聚会当成了盛大的节日。认识的牧民们相互施礼，欢天喜地地打着招呼。马儿们像是受到这种热烈气氛的感染，时不时引颈嘶鸣。牧羊犬围着牧民和马儿撒欢儿奔跑，东张西望地看着同类，打招呼一样吠几声。

太阳也悄无声息地从冈嘎雪山后面跳了出来。也许它急着跃过雪山，橘黄色的脸膛涨得绯红，洒出的汗水滴落在冈嘎雪山上，晶莹的雪山也渗着兴冲冲的红晕。那人、那山、那高原，处处流露着兴高采烈的激情。

郝大年径直向陆续到来的牧民们走去，不停地和一些人打着招呼。“郝连长，孙副指导员，扎西德勒！”郝大年抬眼望去，有位 40 多岁的中年牧民已翻身下马，



耸入云天的地方

拉着马缰跑过来。郝大年招呼道：“多布杰，扎西德勒。一百多公里路，咋到的这么早？”

多布杰兴奋地说：“草原的骏马，哪有不听召唤的，我昨天早晨就跨马蹬鞍向这里奔跑了。”

“走了一天一夜路，够累了吧？扎西德勒。”马前进上前一步，圆脸膛上带着微笑，不失时机地打着招呼。

多布杰用眼神询问面前一脸热情的人。

郝大年介绍说：“连指导员马前进，新来的。”

多布杰躬身行礼，握住马前进的手，连忙说：“扎西德勒。”

“路上顺利吗？”郝大年问，“没碰到什么野兽吧？”

“有冈布嘎旺引路，哪儿会有不知趣的野兽。”多布杰说的是一条狗，一条枣红色的硕大藏獒。

“‘大个子’呢？”孙万江禁不住问。

“大个子”指的就是藏獒冈布嘎旺，巴托哨卡的战士们都称它为大个子。

“冈布嘎旺。”多布杰一声呼唤，“大个子”四蹄腾空一阵风般跑到众人面前，它礼貌地闻闻这个的衣角，又嗅嗅那个的裤腿。实际上，它早在不远处盯着和多布杰说话的人了。

“好家伙，真是大个子！”马前进惊诧道，“简直和牛犊差不多。”

营房内，发电机轰鸣起来。发电了，有人试着敲了敲架好的麦克风，立即响起“嘭嘭”的回声。牧民们三五成群地向营房的院内涌去，他们早就清楚，发电机一响，X光机、心电图仪就会开起来，体检、看病的时间到了。

看着陆续涌进营房大院的藏族同胞，队长钱山知道，这两天到了最忙碌的时间。钱山是南疆军区医院的内科主任，上海医科大学的高材生，还到苏联进修过。那个年代虽然技术权威不受宠，在部队这个特殊的环境，他的过硬技术还是赢得了应有的尊敬。虽然只有40岁的年龄，满脸的络腮胡子生长旺盛，看上去像有小50岁的样子。或许是怀有很深的哨卡情结和牧民情结，每年山路一开通，他都有四五个月是在高原上和战士、牧民们一起度过的。有人曾这样说，钱主任显老相，是在边防熬的。算上这一次，钱山已在14年内第20次来巴托哨卡了。他清楚地



记得,十多年前来巴托哨卡,六天时间只有四个牧民来营房看病。以后看病的牧民逐年增多,也只有十几、二十多人。再往后,鲁万有的建议被南疆军区采纳,医疗队、文工团开山后同赴哨卡,除了送医问诊还搞起了军民联欢,渐渐成了军民的狂欢节。其实,巴托哨卡建卡前,这里还是无人区。自从边防战士开始巡逻,连队医生总要随队送医送药,战士们每遇牧民总是嘘寒问暖,给食品、送物资、做好事。年复一年,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们一批批向哨卡靠拢过来。无人区内搭起了帐篷,升起了牛粪火,滚动着成群的牛羊。

这会儿,钱山指挥医护人员们在院内一字摆开一排桌子,又在桌子对面摆放了一排排凳子,就诊和候诊的牧民们依次就座。大多数牧民不懂汉语,连队的藏语翻译徐贵和多吉一齐上阵仍然不够。多布杰主动请缨坐到了军医们的旁边。为等远处的牧民赶到哨卡,文工团上午没有正式演出,舞台上吹吹打打,时不时有人唱歌跳舞,那是文工团员们邀请藏族同胞一起联欢。陈小妹会说一些藏语,也主动加入到翻译的行列。

牧民们带来的牧羊犬是不进营房院子的,它们留在主人的马匹身边。马虽被就地打入的铁桩或羚羊角拴着,但马背上有褡裢,里面装着食物和饮水。主人离去,忠诚的牧犬忠于职守地卧在马的身边,时间长了,牧犬起身伸伸爪、晃晃腰、抖抖身子,甚至走走蹦蹦,但总也不离马的前后左右。唯独冈布嘎旺耐不住寂寞,它大摇大摆地走进营房大院,好一阵看着主人和另外的人比比划划不停地说着什么,见没有理睬它、顾及它的意思,便走到院后伙房外坐着一溜大锅的空地里。这地方也是热热闹闹,口口大锅热气腾腾,战士们围着锅台边,有的给牧民拿馒头,有的给牧民盛大块羊肉,说说笑笑,欢声笑语一阵盖过一阵。

见冈布嘎旺走来,王虎捞起一大块羊肉向它抛去。“大个子”瞟了他一眼,两眼虎视眈眈瞪得溜圆。“獐不吃生人给的东西。”来炊事班帮厨的十三班班长胡伟强冲王虎说,“你守着伙房不咋出门,不了解藏獐。”

十三班实际是汽车班,战士们戏称汽车班为十三班。时间一长,十三班成了约定俗成的称谓。

“俺偏不信这个邪。”王虎说着话转身进了炊事班库房,剥了一块生羊肉拿出来。



“给我。”胡伟强夺过羊肉随手送到“大个子”跟前。“大个子”看看王虎，又看看胡伟强，抖抖长毛蓬松的大尾巴，三下两下就把一块羊肉吞进肚里。“这下信了吧？藏獒可是通人性的好狗，这‘大个子’更精，给咱巡逻的小分队带过路，有一次我开的车在荒原抛锚，它还给当地牧民送过信呢。”

大个子好像听懂了胡伟强在夸它，它上前几步，前腿一伸卧在胡伟强面前，昂着大脑袋，嘴里发出低微的呜呜声。

“王虎，王虎，胡伟强在不在？”孙万江急急忙忙来到后院。“一个牧民来报信，索朗增才阿爸和一群人在来这儿的路上被山洪挡住了，听说她女儿还得了重病，快开车去接。”胡伟强和孙万江一前一后来到大院，一班长郭双喜把一盘绳索扔到车厢内，连里的医生余秀山和多吉也在卡车旁等候了。汽车发动了，徐徐开出了院子。院内正在给牧民看病的医疗队队长钱山起身离开座位，对旁边的一个军医说：“听那个牧民介绍的症状，患者有可能是肺水肿，你去做输液、吸氧准备吧。”

下午两点多钟，卡车开回营房。一群人忙上忙下，忙里忙外，把病人安置在行军床上，听诊、检查、拍X光片。病人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名叫卓玛。看着呼吸急促、脸色铁青的女儿，索朗增才阿爸手足无措，屋里虽然透着寒意，他额头上仍然沁着汗珠。老阿爸看看这个军医，又看看那个护士，步履急促地来到钱山面前，用手指指女儿，嘴里不停地喃喃着，“金珠玛米，金珠玛米。”钱山理解老人的心情，他认真地向老人说着什么，一看翻译不在场，便向老人摆摆手，又拍拍自己的胸脯，做了个请他放心的手势。老人似乎明白了什么，擦了把额头的汗走出屋外。

多吉从伙房里端出一盆姜汤，小心翼翼地走在人来人往的院子里，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回头一看，丹增老夫妻俩和索朗增才正冲他不停地招手。多吉也向他们摆摆手，端着姜汤走进一班宿舍。

宿舍内，煤火炉生了起来，正在烘烤着郭双喜的棉衣。他穿着皮大衣，坐在被窝里，嘴唇紫乌紫乌的。多吉递过姜汤，催促他一口气喝下去。

孙万江推开宿舍门，递过一件棉衣，连声说：“快穿上，体温量了吗？不发烧吧？”

“哪有恁娇气。”郭双喜说，“不就是洗个凉水澡吗——”话还没说完，丹增老